



一、鸟鸣山更幽



一切都会过去，
变化的背后仍然是一个深邃的幽静。

也许每个人都曾在生活的某个时刻体会到幽静又深长的意味。

各种各样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中响起，喧嚣嘈杂的、清朗悠扬的、气势宏大的、悲切低回的，然后逐一消退下去。在此起彼伏之间，你听到深邃的幽静，莫可名状，令人心动。

换一个角度来说，世界像一个热闹的舞台，各色人物你来我往，推推搡搡。有的自命不凡，踌躇满志；有的身败名裂，灰心丧气。然而一切都会过去，在一切变化的背后仍然是一个深邃的幽静。

我们常说的“安静”，有时指一种单纯的物理意义上的状态：声音愈是低微愈是安静。它也许会让人感到几分寂寞或枯燥，但终究跟人的心情没有多大关系。而另一种安静，或者换一个词，幽静，却更富于精神性和情感意味。那是脱离了虚浮的嘈杂之后，面向生命本源和世界本源的一种感受。这种幽静得之于

自然，同时也得之于内心，物我在这里并无区分。

在诗歌里如何能够把它表现出来？最早是南朝的王籍做了杰出的尝试。

王籍，字文海，在南朝齐、梁两代做过官，诗歌学习谢灵运。他的名气没有谢灵运那么大，留下的诗作也很少，但有一首《入若耶溪》非常有名。

舸舸何泛泛，空水共悠悠。
阴霞生远岫，阳景逐回流。
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
此地动归念，长年悲倦游。



若耶溪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，发源于若耶山，沿途汇聚众多溪水后流入鉴湖。诗题“入若耶溪”，表明作者是从城内经过鉴湖进入溪流。在王籍那个年代，鉴湖和若耶溪相连的水域非常广阔，两岸竹木丰茂，景色优美。

诗中“舫”是一种比较大的船，“泛泛”是任意漂荡的样子。王籍是在游览，不是要赶路。心情很放松，天气也好，眼前的景色显得格外清朗、开阔。所谓“天水共悠悠”，写出天水一色、相互映照，一片辽远恬静的样子，而“悠悠”二字，也体现了心境的清朗和从容。遥望远处的山峰萦绕着淡淡的云霞，近处阳光伴随着水波的流动而闪耀。这是一个生动的自然，它有美妙的韵律。

偶然间注意到有些声音响起来。是蝉鸣，是鸟啼，但蝉鸣和鸟啼却更令人感觉到山林的幽静。说得更确切一些，是把人的灵魂引入到山林的幽静，融化在自然的美妙韵律中。这时忽然想到在官场、在尘俗的人世奔波太久了，如此疲倦，令人忧伤。

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是中国诗史上不断被人提起的名句。《梁书·文学下·王籍传》中特别提到这两句诗，说“当时以为文外独绝”。怎么叫“文外独绝”呢？就是在文字之外，别有意蕴，奇妙之处，世人不能及。当然，后代类似的写法很多，但在王籍的时代，这样的写景笔法却是首创，所以有这两句，王籍足以名垂千古了！

一般人分析这两句诗的妙处，总是归纳为“以动写静”，认为这样比单纯地写静更为生动，钱锺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中也说：“寂静之幽深者，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。”这当然不错，但是还可以追究得更深一些。在这首诗里所写的“静”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静，而是体现着自然所内蕴的生命力的静，是人心中摒除了虚浮的嘈杂之后才能体悟到的充实莹洁的恬静。这种静自身没有表达的方式，而蝉噪鸟鸣，正是唤起它的媒介——你听到声音，然后你听到了幽静。

没有资料证明王籍在佛学方面的修养情况，但从时代大背景来说，南朝正是佛教在上层文士中开始盛行的时代。王籍这首诗使人感觉到一种禅的趣味，不管怎么说总是和时代背景有关联。

到了唐代，佛教在中国进入全盛阶段，而禅宗也走向成熟和兴旺，于是出现了透彻参悟禅门妙法而又具有卓越诗歌才华的王维。他被称为“诗佛”，享有极高的荣誉。

王维与佛教、禅学的关系非同一般。他名“维”，字“摩诘”，两者合起来就是“维摩诘”，那是借用了佛教创建阶段一位伟大的居士的名字。

王维本人就是中国禅宗史上的核心人物之一，而说到诗和禅的关系，王维的重要性也是无可比拟的。他运用禅宗的哲理和观照方法，为中国的诗歌创造了新的境界。

如果说，王籍那一首《入若耶溪》最早尝试通过描写自然的

幽静来表现禅趣，那么在王维的笔下，这种表现方法达到了堪称精微美妙的程度。这种类型的诗王维写得很多，我们单以一首《鹿柴》为例：

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

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

王维在长安远郊置有一座庄园式的辋川别业，“鹿柴”是其中的一处小地名（柴通“寨”），顾名思义，这地方应该常有野鹿的踪迹，是相当僻静的地方。

整首诗没有完整的景物画面，没有游览者的行动过程，它只是撷取了两件事项——声音与光的变化，便恰好地呈现出“空山”的静谧与幽深，以及含蕴于其中的深长意味。

如果说，世界根本是个“无常”，海也会枯石也会烂，但那种过程不是某个人在某个当下可以体会到的，它有赖于知识和推理。而声音和光，则无时不在变化之中，无时不在演示无常，只是它太平凡，人们未必能注意到。

王维在这首诗中用了一个特殊的选择，将它凸现出来了。这里写到的声音是不见其人而但闻其声，它是虚渺的，若有若无的，好像浮动在一个不能确切把握的地方；而光，是黄昏时透过树林投射在幽暗的青苔之上的阳光，它也是虚渺的，若有若无的。

你凝听着那个从虚空中传来的声音，想要确认它、捕获它，可是它已经消失了；你凝视那个浮动的光影，想要感受它、体会它，可是它已经黯淡下去。声音和光处于“有”和“无”的边界，把人心从“有”引入到“无”。在一瞬间，你也许能够对世界的真实与虚幻获得一种生动的体验和深刻的理解。你如果知道佛家所说“五蕴皆空，六尘非有”的理念，这一刻难免会想起它。

不过王维写的是诗，不是佛学讲义。诗止于感性，它给出了提示，让人受到感染，然后停留在意味深长的瞬间。终究，禅的本质是悟，不是一个依赖言说的道理。

如果还要再选一个相似的例子，我们不妨到东瀛去找。禅宗思想在南宋就流传到日本，广泛影响了日本思想文化，用铃木大拙的话来说，“禅深入到了国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层面中”（《禅和日本文化》），这当然也包括诗歌。

日本有一种形式特别短小、极富特色的诗体，称为“俳句”。它包含十七个音节，分为五、七、五三句。由于日语的单词大多是多音节的，一首俳句实际所使用的词汇量可以说精简到了极点。在日本俳句诗人中，最有名的要数江户时代的松尾芭蕉（1644-1694），他被尊为“俳圣”，就像杜甫在中国被尊为“诗圣”。而芭蕉传诵最广的一首俳句，题为《古池》：

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

这种短诗其实是不能翻译的。如果仅仅把意思说出来，可以译为“蛙跃古池传水音”。

世界是永恒，也是当下；世界是深邃的空寂，又是无限的生机。偏执地看，无论站在哪一边都不对，都不能真正把握这个世界，只有泯灭了对立的整体上，才能达成对世界的彻悟。芭蕉用这首仅有十七个音节的小诗，把握了禅宗的神髓。它在日本，可说是家喻户晓。

具体一点来说，蛙在俳句的传统里，是点明季候的事物，它提示诗中所写的是春天的景象。春天，经过冬眠的蛙醒来了，在自然中跳跃着，是一个活泼的“当下”，而古老的池塘，凝结着幽远的“过去”。当蛙跃入池塘的一刻，过去被当下激活，瞬间与永恒同时呈现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古池原本是寂静的，蛙跃池中，传出水声，空寂被打破了，同时空寂也借着水声以一个生动的方式被表达出来，在这里“有”和“无”是一体的存在。

据说，在芭蕉写这首俳句之前，佛顶和尚曾访问过他。

佛顶问他：“近来如何度日？”芭蕉答道：“雨过青苔湿。”

佛顶又问：“青苔未生之时佛法如何？”芭蕉答道：“青蛙跳水之声。”

可见，芭蕉的这首俳句，正是试图用一个微渺而平凡的意象，传达绝对和永恒的“佛法”。

世界到处浮动声响的起落，也许有一刻，你会从中听到那意味深长的幽静。

读完本章，你对诗里的禅也许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，但是要知晓更多的禅理和禅趣，我们还是要对产生禅的历史背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

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，走进禅，你会发现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。

二、拈花微笑



花虽微渺，
却显示着人世的美好。

两千五百多年前，当孔子（前551 - 前479）带着一群弟子奔波在中原大地上，四处去推行他们所崇仰的人间理想时，在西边的印度，比孔子年长十多岁的释迦牟尼（前545 - 前486）也正带着一群弟子漫游于原野，为创立佛教而忙碌。

孔子的目标在现世，他关心合理的政治秩序、高雅的道德修养，而释迦牟尼关心人如何从苦难的现世获得解脱。

在黄河岸边，在恒河之畔，两位互不相知的古贤各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寻求精神家园，将他们智慧的光芒投射到遥远的时空。

释迦牟尼的本名叫悉达多·乔达摩，是古印度释迦族的王子，出生在今尼泊尔的南部。二十九岁时，这位王子有一天外出巡游，路途中，他遇到一位枯瘦的老人，一位在路旁哀吟的病人，又看见一支送葬的队伍，一位修行者。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生命的图像：辗转于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人被无穷的欲望所折磨，找不

到归宿。生命是有意义的吗？如果有，终极的圆满又如何可能？他决意出家修道，为世人寻求一条离苦之路。

古印度有非常浓郁的宗教氛围，存在各种宗教流派，其中主要的两大系统是婆罗门和沙门。释迦牟尼出家后遍访名师，得到他们的指点。他也曾加入苦行沙门，据说一天只食一颗麻麦。当时这些不同的宗教流派都有静修的方法，通称为“瑜伽”（梵文Yoga），其含意为“一致”或“和谐”，是一种提升意识、发挥潜能的方法。其中的一个分支叫作“禅”（梵文Dhyāna），本意为“思维修”或“静虑”。释迦牟尼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修习了很高的禅定功夫。

伟大的思想者都会在某个时刻意识到一个问题：已有的一切学说都无法使他感到满足，他找不到老师了。这使释迦牟尼感到一种近于绝望的痛苦。三十五岁那年，他来到如今叫作“菩提达耶”的地方（在今印度比哈尔邦），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，发愿说：若不能获得无上正觉，永不起身！他如何沉入冥想，思考了什么，后人无法知道。记载说他在树下坐了整整七天七夜，到了第七个夜晚过去，天将拂晓时分，释迦牟尼遥望明星，瞬间彻悟宇宙、人生真相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由此成为佛陀。那种无花果树原名毕钵罗树，后来被称为菩提树——“菩提”（梵文Bodhi）是智慧、觉悟的意思。

佛教流传以后，释迦牟尼不断被神化。今日我们走进佛教的

寺庙，总是会在大雄宝殿正中看到一尊佛祖的塑像，常常是贴金的，显得高贵而神圣。如果是在山崖上雕凿成像，有时会做得很大，来体现佛的崇高与伟大，令人生敬畏之心。他有许多尊号，最常用的有“佛陀”——彻底觉悟者；“如来”——显示无所不在的绝对真理^[1]；“释迦牟尼”——释迦族的贤人。人们习惯把最后一种当作他的名字来使用。

但回到历史本源上去看，释迦牟尼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追求真理、创立宗教学说的思想者。他在菩提树下静坐的七天七夜，是佛教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禅定实践。在后世，瑜伽逐渐转化为一种以调息、静心为基础的健身方法，虽然还有一些神秘气息，但它的宗教意味已经淡化了。禅或者说“禅定”，则被佛教所继承，成为僧人修行的方法。这就是禅的第一层意义。而在泛义上，“禅”也可以用来指各种与佛教有关的事物，如寺庙又称“禅林”，僧服也叫“禅衣”等等。

“禅”还有一层相对狭义的法，是指佛教的一个特殊分支——禅宗。在佛家的解说中，它也是源于释迦牟尼。关于禅宗起源，有一个十分美妙的故事，叫作“拈花微笑”。

这个故事最早记载于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。书中说：

[1] 如来，梵文为Tathāgata，字面意思就是“像来了一样”，但意味玄妙。基本的解释，“如来”指佛无所不在的真如法性。

佛祖释迦牟尼入寂前，在灵山召集大众举行最后一次说法。有一位大梵天王（佛教中的护法神）向佛祖敬献一枝金色莲花，请求佛祖：如果还有未说的最上大法，希望能宣示给众人和将来的修行者。佛祖拈起莲花，面向众人，瞬目扬眉，一言不发。众人不知佛祖何意，也都默然无语。此时只有释迦牟尼的大弟子摩诃迦叶破颜而笑。佛祖便说道：“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。”

“正法眼藏”是指朗照宇宙、包含万有的佛法全体，“涅槃妙心”是指摆脱一切虚妄的精妙思想。简单说，这两句就是指佛法的全部精华，所以它是“最上大法”。这个“最上大法”是真实的，却没有任何迹象，它极其微妙，无法用语言、文字来解说，只能在心心相印中传递。当时只有摩诃迦叶感知到释迦牟尼在无言中宣示的大法，所以佛祖说：我已经把它托付给迦叶了。

所谓“教外别传”，意思是它在佛教各个宗派中自成一个特殊的体系。按照禅宗的解释，一般的宗派都是依赖经典来传授教义的，这称为“教”；禅宗是不依赖经典、“不立文字”的，所以称为“宗”。

常见的佛祖造像大多有一种祥和、宁静、安闲的神态，我们想象他手拈一枝莲花面对众人时，更多了一层美妙，甚至是略带女性化的柔和。而迦叶的微笑，应该是虔诚而又自信的，它把一种清明纯净的心境回应给佛祖。佛祖拈花，迦叶微笑，两心相